



# 哈佛百年经典

## HARVARD CLASSICS

### FIVE-FOOT SHELVES

#### 物种起源论

【08卷】

(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著  
(美)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余丽涛◎译

014008621

Q111.2  
29



# 哈佛百年经典

## HARVARD CLASSICS

### FIVE-FOOT SHELVES

#### 物种起源论

【08卷】

(英)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著

(美)查尔斯·艾略特◎主编

余丽涛◎译



北航

C169484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Q111.2

29

158800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物种起源论 / (英) 达尔文 (Darwin, C.R.) 著; 余丽涛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12

(哈佛百年经典)

ISBN 978-7-5640-8382-3

I. ①物… II. ①达… ②余… III. ①达尔文学说 IV. ①Q1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32661 号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8.25

责任编辑 / 刘娟

字 数 / 406 千字

文案编辑 / 刘娟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48.00 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学者从大学毕业时都必须掌握两种语言：中古语和斯图加特语。中古语的使用者们在学术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古语的地位却越来越不稳了。到了五世纪末，中古语的地位已不如一个世纪前。首先是因为中古语在国际语境中的地位下降，其次是由于中古语的文学作品数量减少，最后是由于中古语的学术研究者们对中古语的研究兴趣减弱。到了八世纪末，中古语的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了。然而，中古语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开始转向对中古语的研究，从而使得中古语的研究在学术界重新焕发生机。到了九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一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一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二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二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三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三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四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四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五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五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六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六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七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七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八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九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到了二十一世纪末，中古语的研究者们已经能够用中古语进行学术研究了。



## 出版前言

人类对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孔子到释迦摩尼，人类先哲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将这些优秀的文明汇编成书奉献给大家，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造福人类的事情！1901年，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联合哈佛大学及美国其他名校一百多位享誉全球的教授，历时四年整理推出了一系列这样的书——《Harvard Classics》。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即引起了西方教育界、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赞扬，并因其庞大的规模，被文化界人士称为The Five-foot Shelf of Books——五尺丛书。

关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一下与哈佛的渊源。当然，《Harvard Classics》与哈佛的渊源并不仅仅限于主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Harvard Classics》其实是哈佛精神传承的载体，是哈佛学子之所以优秀的底层基因。

哈佛，早已成为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化名词。就像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学院，或者山东曲阜的“杏坛”，哈佛大学已经取得了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地位。哈佛人以“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而自豪。在1775—1783年美

国独立战争中，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从1636年建校至今，哈佛大学已培养出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30位普利策奖获奖者。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记录。它还培养了数不清的社会精英，其中包括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学者和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哈佛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人文的奇迹。

而将哈佛的魅力承载起来的，正是这套《Harvard Classics》。在本丛书里，你会看到精英文化的本质：崇尚真理。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正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本质和方向。

哈佛人相信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人文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永恒的智慧，所以哈佛人从来不全盘反传统、反历史。哈佛人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碍人对真理的追求。

对于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的丛书，丛书主编查尔斯·艾略特说：“我选编《Harvard Classics》，旨在为认真、执著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人类从古代直至19世纪末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

“在这50卷书、约22000页的篇幅内，我试图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提供获取古代和现代知识的手段。”

“作为一个20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的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蛮荒发展到文明的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

可以说，50卷的《Harvard Classics》忠实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传承了人类探索和发现的精神和勇气。而对于这类书籍的阅读，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可错过的。

这套丛书内容极其丰富。从学科领域来看，涵盖了历史、传记、哲学、宗教、游记、自然科学、政府与政治、教育、评论、戏剧、叙事和抒情诗、散文等各大学科领域。从文化的代表性来看，既展现了希腊、罗

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文明的最优秀成果，也撷取了中国、印度、希伯来、阿拉伯、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文明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年代来看，从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和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到东方、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英国、德国、拉丁美洲的中世纪文化，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再到意大利、法国三个世纪、德国两个世纪、英格兰三个世纪和美国两个多世纪的现代文明。从特色来看，纳入了17、18、19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权威文献，收集了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随笔、历史文献、前言、后记，可为读者进入某一学科领域起到引导的作用。

这套丛书自1901年开始推出至今，已经影响西方百余年。然而，遗憾的是中文版本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始终未能面市。

2006年，万卷出版公司推出了《Harvard Classics》全套英文版本，这套经典著作才得以和国人见面。但是能够阅读英文著作的中国读者毕竟有限，于是2010年，我社开始酝酿推出这套经典著作的中文版本。

在确定这套丛书的中文出版系列名时，我们考虑到这套丛书已经诞生并畅销百余年，故选用了“哈佛百年经典”这个系列名，以向国内读者传达这套丛书的不朽地位。

同时，根据国情以及国人的阅读习惯，本次出版的中文版做了如下变动：

第一，因这套丛书的工程浩大，考虑到翻译、制作、印刷等各种环节的不可掌控因素，中文版的序号没有按照英文原书的序号排列。

第二，这套丛书原有50卷，由于种种原因，以下几卷暂不能出版：

英文原书第4卷：《弥尔顿诗集》

英文原书第6卷：《彭斯诗集》

英文原书第7卷：《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效法基督》

英文原书第27卷：《英国名家随笔》

英文原书第40卷：《英文诗集1：从乔叟到格雷》

英文原书第41卷：《英文诗集2：从科林斯到费兹杰拉德》

英文原书第42卷：《英文诗集3：从丁尼生到惠特曼》

英文原书第44卷：《圣书（卷I）：孔子；希伯来书；基督圣经（I）》

英文原书第45卷：《圣书（卷II）：基督圣经（II）；佛陀；印度教；穆罕默德》

英文原书第48卷：《帕斯卡尔文集》

这套丛书的出版，耗费了我社众多工作人员的心血。首先，翻译的工作就非常困难。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我们向全国各大院校的数百位教授发出翻译邀请，从中择优选出了最能体现原书风范的译文。之后，我们又对译文进行了大量的勘校，以确保译文的准确和精炼。

由于这套丛书所使用的英语年代相对比较早，丛书中收录的作品很多还是由其他文字翻译成英文的，翻译的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译文还可能存在艰涩、不准确等问题。感谢读者的谅解，同时也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和指正。

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中文读本，也期待这套承载着哈佛精神、影响西方百年的经典图书，可以拨动中国读者的心灵，影响人们的情感、性格、精神与灵魂。

想苗圃里英伟的长颈鹿得藏起来从一派空空的森林中消失！森林  
消失了两个音节，其余的留下长颈鹿和苗圃里有你小小的一个——那  
长颈鹿要感谢他的饲养工有一会儿思想：杰志特—是大风把它们吹走而森林被  
烧光了。幸亏他没有工具，否则他会把它们重新装回原来的地方。到那时他才明白，这个失去森林的长颈鹿，他所恐惧的并不是由于野火的逼近，而是由于森林的  
死亡。而且由于森林的死亡，他将失去他的全部食料。他开始全然忘却森林中  
 **主编序言**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的什鲁斯伯里。他出生于一个延续至今的有着很高学术成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有着很强观察力的成功的外科医生。他的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是《植物园》的作者。达尔文最初是在什鲁斯伯里求学，可是他没能从那些大量严格的文科课程中得到太多益处；之后，他去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虽然也没能通过常规的专科学习，但却在那里燃起了对自然的兴趣。182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希望在那里能获得学士学位，以便能顺利进入教会。在此期间，他因结识了植物学教授亨斯洛，自然科学知识得以不断丰富，并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的科学考察航行。以此为契机，五年的航行结束之后，他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地质及动物学的知识，也获得了成功的“收藏家”的美名。最重要的是，他关于进化的观点有了萌芽。接下来的几年，他把时间都花在整理他收集到的材料上，但是他的身体健康开始出现了崩溃的信号，此后他一生都受其困扰，但是从未抱怨。凭借自己非凡的勇气和忍耐力，他最终战胜了严重的身体残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在 1839 年成婚，三年之后，从伦敦隐居到伦敦外 16 英里的道恩郡——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或者对他而言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办法，就是会一直工作到他即将要崩溃为止，然后休假，假期刚刚到他能恢复工作状态便告结束。

早在 1842 年，达尔文就得出了进化论的原始模型，但是为了测试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庞大而复杂的调查却使得出版一再推迟。1858 年 6 月，华莱士寄给他一份手稿，手稿里面阐述了与物种起源相同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华莱士完全独立得出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和植物学家胡克的建议，加上华莱士的文章，以及达尔文在一年前所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向阿萨·格雷提出了他理论的大纲——于 1858 年 7 月 1 日一起被读到，并被伦敦林奈学会出版。1859 年 11 月，《物种起源》正式出版，新旧科学间的战役也就此拉开序幕。1868 年，达尔文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1871 年，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72 年，出版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这些著作属于一个系列，后出版的每一本都是前一本的细化或者补充。之后，达尔文将时间主要用在植物学的研究上，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着极高科学价值的论文。1882 年 4 月 19 日，达尔文去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起源于达尔文的生物体进化观点其实是个很久的观点。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比如恩培多克勒和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提到过；培根以前的现代哲学家也提出过这个概念；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曾相当具体地阐述了这个观点。而临近《物种起源》的发布，这个观点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自然法学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诗人的支持，比如德国的歌德。而在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声明发布的六年前，赫伯特·斯宾塞就已经支持这个观点并且充分地将其运用在了哲学领域。

然而，对于这些不全面的观点，达尔文的贡献甚少。在他开始对进化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物种不变的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他的应对主要是基于他自己的观察及思考。谈到“小猎犬号”的航行时 he 说道：“1836 年秋天回程的途中，我开始准备我杂志的发布，并且看到了许多指

向物种退化的事……1837年7月，我开始第一次记录与物种起源相关的事，我一直长时间地思考这一观点，并且在此后的二十年都没有停止……去年3月，从南美得到的化石和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些事实，特别是后者，是我所有观点的起源。”“1838年10月，也就是在我开始系统地调查了15个月之后，作为消遣，我读到了马尔萨斯《论人口》一书。我开始注意到生存斗争，并对每个地方的动植物的习性进行观察。这让我想到，在一定的条件下，适宜的变异会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不合适的变异则会消亡，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产生新的物种。自此，我有了可以开始工作的理论。”

从以上达尔文自己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结果达尔文有多少是从前人的劳动果实中得到的。所有的科学进步都是延续的，达尔文和其他人一样，他的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其成果的独创性，而且他所做贡献的重要性也在于他验证了前人的理论，解释并且运用了这一理论，在自然调查的所有部分都揭示了它的存在，他的理论也开创了科学和哲学的新纪元。正如赫胥黎说的那样：“无论达尔文提出的最终的理论是建立在谁的观点之上，也无论他在其前人的著作中能找到其观点怎样的预示或者启示，事实是，自从《物种起源》出版，也正是由于它的出版，生物界学者们的基本理论和目标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1909年是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及这本巨著出版五十周年。科学界为了纪念达尔文发表了无数的感言，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剑桥大学出版的《达尔文和现代科学》。这本书收录了当代科学界不同领域的受到达尔文影响的近三十位先驱所写的文章，也包括了对达尔文理论的发展与修改。这些领域包括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宗教、语言学、历史，以及天文学等。这只是其中一例，但足以表明达尔文的成就及其理论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

不仅如此，他的精神和他的作品一样令人赞赏。他的无私、谦虚以及绝对的公正不仅仅是他自己优秀的品质，也被认为是知识界重要的品质。在他对自己能力的总结当中， he说道：“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管我的

成绩最终会达到何种地步，我的成功是注定了的，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精神下，我能够判断。而所有的品质当中，最重要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对任何问题在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仍能保持的耐心，在观察及收集事实时所需的勤勉，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现，拥有一定的常识。由于拥有了这些基本的品质而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很大程度影响到了科学工作者的信仰，这让我很吃惊。”

查尔斯·艾略特

“我做了前天想写的事  
事情又改过来这个其千秋出体归山门矣。中到重阳日月光长日以从  
出及未去，因感重阳节世事将归音调。随随身中之某处表人情从景更  
事各物不外有此得。且岁暮故人薄游立此从那事鬼维期。幸一人醉其味。  
余想人随丁玉晨出于吾患者癸卯年所作而得闻其面。妙妙妙果真比斯  
至第而古丁承研脉脉存胸内而固然自重；余想一并不用吾目共教我  
承古承承”。科学的细胞普遍成立。元气流宿学宫时学术已始大盛于道台  
中讲者尚人师其奇脉余天祐。日本为取向而立生纵有感而独造出其文  
也，遂出《科学与诗》。从白、易文事，亦有著述以赠印我通源要以授其  
子。予予返祖树慈登与恩日月所服本源用其科学半端也。遇出的空了由是而  
了武界学社。于向十百指出德智本末孰不原百一士勤以求其深功。901  
而知出等大得长于五莫相要重是中真而。青理而燥沃下先实大水本无增  
增水小者既又而加则同不界学将力治丁教种皆本此。《科学与诗研文冰人》  
直。始邀已名载的在勇文不甚休了却俗也。勇文如歌歌乐乐合十三调而伸  
长，舞深，音含性。举臂，举腰心，举意想，举绝人。举臂上指以效君上  
舞如风下以博寒风虽虚。同一中其最开此。勇文天文的，史更，举清  
容内而富于韵言道微令雅真以歌赋。清歌自曲，直舞人全升一品增仰叩叩叩微声渐，进歌以不  
，而品如要重界曰诚是成人深歌，更品如夜歌吾自卧是好不即全此极学  
的表音本，作音工学将个一式者”。歌歌幼，中声静身而长歌吾自以歌曲本

目  
录  
Contents

|                            |     |
|----------------------------|-----|
| 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进步的历史简述           | 001 |
| 绪 论                        | 009 |
| 第一章 家养条件下的变异               | 013 |
| 第二章 自然状况下的变异               | 039 |
| 第三章 生存的斗争                  | 054 |
| 第四章 自然选择即适者生存              | 068 |
| 第五章 变异的法则                  | 113 |
| 第六章 学说的难点                  | 142 |
| 第七章 对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异议           | 173 |
| 第八章 本能                     | 206 |
| 第九章 杂种性质                   | 234 |
| 第十章 论地址记录的不完整              | 262 |
| 第十一章 生物在地址上的演替             | 287 |
| 第十二章 生物的地理分布               | 312 |
| 第十三章 生物的地理分布（续前）           | 339 |
| 第十四章 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形态学、胚胎学和器官退化 | 359 |
| 第十五章 综述和结论                 | 400 |
| 关于本书中主要涵盖的科学术语词汇           | 426 |

而余生于国民长者一脉中，至今尚未如愿于至。惟出师而归耕于野，余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然吾方得于国民长者一脉，骨肉真如手足，吾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然吾方得于国民长者一脉，骨肉真如手足，吾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

而余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而余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而余生平所好，固足以得成其事矣。

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进步的历史简述

我将在这里简要概述关于物种起源观点的发展情况。直到最近，绝大多数博物学家依然相信物种是不变的产物，并且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很多作者巧妙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另一方面，少数博物学家认为物种经历着变异，而且认为现存的生物类型都是以前存在的生物类型所真正传下来的后裔。古代的学者只是暗示性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当代学者中第一个以科学精神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的是法国博物学家布冯。但他的观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并且也没有提及物种变异的原因和途径，在此我不再详细叙述。

拉马克是第一个以此问题的结论激起广泛注意的人。1801年，这位名副其实的博物学家第一次发表了他的观点；随后，在1809年发布的《动物学的哲学》及1815年发布的《无脊椎动物志》里，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些著作中，他主张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都是从其他物种传衍下来的。他杰出的工作最初使人们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即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而不是某种神力的干预。这似乎主要是根据物种和变种的难于区分、某些类群中具有几近完美的类型，以及家

养生物的相似而做出的。至于谈到改变的途径，他把一部分归因于生命物理环境的直接作用，一部分归因于现存形式的杂交，更大程度归因于使用和不使用，也就是习性的作用。比如说长颈鹿，为了啃食树上的枝叶，它的脖子就变得很长。但同时他还相信“向前发展”的法则，为了解释现有简单生物存在的原因，而所有生物都是向前发展的，那么这些物种的形式变化都是自然形成的。

圣·提雷尔（依据其子给他写的“传记”）早在 1795 年就推想出我们所谓的物种是同一类型的各种转变物。直到 1828 年，他才发表了他的观点，认为从有生命开始，同一个物种就不是永远不变的。看起来，圣·提雷尔认为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生活的环境，即所谓的“周围世界”。在做每个结论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并不认为现存的物种还在进行着变异。正如他的儿子所补充的那样，“这将是完全留给未来的一个问题，假如未来必须讨论这一问题的话”。

1813 年，在英国皇家学会，H. C. 韦尔斯博士宣读过一篇题为“一位白种女性的局部皮肤类似一个黑人皮肤的报告”的文章，但这篇论文直到 1818 年他的著名著作《关于复视和单视的两篇论文》发表之后才问世。在这篇论文里，他明确地认识到了自然选择的原则，这是最早的对自然选择的认识；但是他仅仅把这一原理应用于人类，而且是人类的某些性状。在注意到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对某些热带疾病具有免疫力之后，他首先指出所有的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变异的倾向；其次，农业家们可以通过选择来改善他们的家禽动物；最后，他补充道：“人工选择所完成的，自然同样可以完成，以形成人类的一些变种，适应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只不过自然选择比人工选择来得徐缓而已。比如在非洲中部居住的少量分散的人群中，通过某些偶然的变化，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抵抗那个国家的疾病。当然，这样的种族就会繁衍，而其他种族就会减少。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抵御疾病的入侵，而且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与他们周围更强大的种族抗衡。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个强壮种族的肤色当然是黑的。但是，形成这些变种的同一倾向依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肤色更黑的种族就会出

现。那么肤色最黑的种族就会是最适应当地气候的族群，因此，即使不是唯一，这个种族也会是它所起源的国家中最占优势的种族。”然后，他把这一观点引申到居住在气候较冷地区的白种人。我感谢美国的罗利先生，因为他通过布雷思先生使我注意到了韦尔斯先生著作中的以上描述。

赫伯特牧师后来担任了曼彻斯特院长，在1822年《园艺学报》第四卷和他著作的《石蒜科》一书（1937年，19页至339页）中指出，“园艺试验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了植物学上的物种不过是更高级和更稳定的变异而已”。他把同一观点引申到动物。这位院长相信，每个单一物种都是在最初可塑性很大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这些物种主要通过杂交，同时也通过变异，产生了现存的一切物种。

1862年，葛兰特教授在他著名的谈论淡水海绵的论文（《爱丁堡科学学报》，第四卷，283页）的结尾一段中明确指出，物种是由其他物种演变而来的，并且在变异过程中得到了改进。1834年，他在《医学周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五十五次讲演录中再次阐述了同一观点。

1831年，帕特里克·马修先生在《造船木材及植树》上发表了他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明确地提出了在物种起源的观点上同华莱士先生和我自己在《林纳学报》上所发表的观点（下详），以及本书所扩充的这一观点完全一致的看法。遗憾的是，马修先生的这一观点只是简要地分布在一篇讨论不同问题的著作的附录中，所以直到1860年7月4日马修先生在《艺园者记录》中郑重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马修先生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并不大：他似乎认为，世界上的栖息者在连续的时期内几乎灭绝，然后又重新占领了这个世界；他同时指出“没有先前生物的模型或胚种”，也可能产生新物种。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完全理解了其中的某些篇章，但在我看来，他似乎认为生活环境的直接作用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管怎样，他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强大力量。

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冯·巴哈在他的著作《加那利群岛自然地理描述》（1836年，147页）中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说变种可以慢慢地变为永久的物种，而这些物种不能再进行杂交了。

拉菲奈斯鸠在他 1836 年出版的《北美洲新植物志》第 6 页里写道：“一切物种可能都曾经是变种，然后再变成有着某些不变和特定特征的物种。”但是，在 18 页他却写道：“这个物种的原始类型即祖先除外的。”

1843—1844 年，霍尔德曼教授在《美国波士顿博物学学报》（第四卷，468 页）上对物种的发展和变异巧妙地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他似乎倾向于支持物种有变异的一方。

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 1844 年出版了《创造的痕迹》一书。在第十版（1853 年），也是大量修订的一版中，这位作者写道：“经过大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很多系列的有生命的物种，从最简单、最古老的到最高级的、最近代的，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受着两种冲动的影响。第一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各种生物形式通过繁殖使生物前进，达到最高级双子叶植物和脊椎动物为止。这一种类的级数不多，而且一般有生物性状的间断作为标志，我们发现这些生物性状的间断在确定亲缘关系上是一种实际的困难。第二种冲动与生命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冲动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代复一代地通过例如食物、居住地的特性及大气的影响等外部条件改变生物的有机结构，这就是自然神学所认为的‘适应性’。”作者显然相信生物体制的进展是突然的、跳跃式的，但是生活环境的影响却是逐步的。他认为，物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不变的产物。但是我不明白他提出的这两种假设的“冲动”如何能够科学地解释我们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大量的美妙的适应。比如，我们不能依据这种说法去理解啄木鸟何以变得适应于它的特殊习性。这本著作，虽然在最初的一些版本中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也没有提出什么正确的知识，但是它华丽及强有力的风格仍然使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我认为这本著作还是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比如说它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观点的注意，消除了偏见，为人们接受类似的观点做好了铺垫。

1846 年，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 M. J. 得马留斯·达罗在一篇短而精湛的论文（《布鲁塞尔皇家学会学报》，第十三卷，581 页）里，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新的物种是演变而来的说法比物种是分别被创造的说法更可信。但，他最早提出这一见解是在 1831 年。

欧文教授于 1849 年在《四肢的性质》中写道：“原始型的观念，远在实际例示这种观念的那些动物存在之前，就以各种形式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了。至于是什么自然法则或者次级法则导致了有机现象中这些有序的演替和进步，我们还一无所知。”1858 年，他在英国科学协会演讲时曾谈到，“创造力连续作用的原理，即生物依规定而形成的原理”（第 51 页）。进而谈到地域分布之后，他补充说：“这些现象动摇了我们的信念，即新西兰的无翅鸟和英国的赤松鸡是各自在这些岛上，或为了这些岛而被分别创造出来的。并且，我们应该永远牢记，动物学家所谓的‘创造’的意思就是‘一个他不知道如何发生的过程’。”他通过赤松鸡的例子说明了这个观点，他说：“当动物学家枚举诸如赤松鸡这样的鸟类是生长在这些小岛或者为了这些小岛而存在的时候，他们都会指出他们不知道赤松鸡是如何在那里并且只在那里存在的。那么通过这种表达无知的模式，他们认为不管是鸟还是这个岛屿的起源，都应该归因于伟大的第一‘创造原因’。”如果把同一演讲中出现的这些词句互相对应，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学者在 1858 年就对“无翅鸟和赤松鸡是如何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出现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动摇。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它们的出现过程。

欧文教授的这一演讲是在华莱士先生和我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在林纳学会宣读之后发表的。当本书第一版发行时，我和其他许多人士一样，完全被“创造力的连续作用”这个观点所欺骗，因此我把欧文教授同其他坚定相信物种不变的古生物学者们放在一起，但后来发现这是我犯的一个荒谬的错误（《脊椎动物的解剖》，第三卷，796 页）。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版中，我根据以“无疑的基本型”为开头的那一段话（同前书，第一卷，35 页），推论欧文教授承认自然选择在新物种的形成中起到过一些作用，在我看来这个推论是完全合理的；但根据这本书第三卷 798 页的内容，这个推论似乎又是不正确且缺少证据的。我也曾摘录过欧文教授和《伦敦评论报》编辑之间的一封信，根据这封信，这个编辑和我本人觉得，欧文教授是声明在我之前他就已发表了自然选择这一理论，对他的这个声明我也曾表达过吃惊和满意。但根据我能理解的他最近发表的一些章节（同前书，第三